



第153期·2024年6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山與水

青楓：我們看《論語》，經常接觸到這樣的一組話：「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這裡強調了山與水、動與靜、樂與壽的關係。請問大和尚，在佛學中，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有什麼看法？

修智：要說他們之間的不同，也許我們不妨從佛教本身的理念去看，「知者樂水」，這個「知」字，即是智。為什麼有智的人會樂水？這便讓我們好好地了解一下水的特性。水性是怎樣的？水的適應能力不是很強嗎？你把它注入什麼器皿裡，它便適應那容器的形狀，這可讓我

們聯繫到像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應變，祂度化眾生，看被度化的對象是什麼便以什麼形象出現，這就是適應性。

青楓：是的，我們看《道德經》也可以看到老子特別強調水的適應性，他把水性寫得詳細而深刻，說「上善若水」，上善，意思是最好，說最好的是像水的樣子，可見水是十分的可愛，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同樣是指出了水的適應性，惟其適應才不會有所謂不爭。

修智：我們常說「水向下流」，向下流是怎樣的？這讓我們聯想到「菩薩低眉」，在形態上，我們常見觀音菩薩像的身子稍

佛誕的日子

每年佛誕（農曆四月初八），佛寺都是熱熱鬧鬧，這是「浴佛節」。信眾在大雄寶殿前列隊，甚有規矩地魚貫而入。這給人的感覺是既熱鬧且莊嚴。

今年，妙法寺的「浴佛」氣氛也不例外，在住持修智大和尚的帶引下，信眾合十而上，然後一派嚴肅地浴佛。我們看到那份尊敬之心，悠然顯現，很有意思。



稍向前傾，一雙眼垂下來，那是一副慈悲相，以慈悲的眼神向下望向眾生，所以我們說「水向低流」，也就是一副慈悲相了。

青楓：這一點很有感覺。像《道德經》裡所說的，處於下游的水，藏污納垢，這份包容之心，也正好讓我們聯想到佛教裡常說到的菩薩心腸。今年佛誕剛過，慶祝佛誕而有浴佛活動。浴佛，當然是用潔淨的水，這又讓我聯想到水性。水，實在對人類有太多好處了，它同時有很好的洗滌作用，用清水潔物就讓我們聯想到浴佛的洗滌身心，水，是人間的「仁義」！

修智：說「仁者樂山，仁者靜」。山，是靜態的，所以常說一句：「不動如山！」我們說障礙修道的魔王會有三度板斧：一者毀害、二者輕慢、三者恭敬供養。這三個詞意不難理解，毀害，是指令他人身體受害。身體受損了，必然會引起傷疼。受害者當傷疼之時便會放棄原有的想法。至於輕慢呢？可以令對方從自卑引致自大，這是屬於心理上的傷害。至於第三度板斧的「恭敬供養」，有真正的恭敬之心當然很好，但如果是以恭敬作為一種手段，這容易令接受者滑進一種「被恭維」的感覺去，加「供養」，更是軟硬兼施了，更要小心才好！對於



上述這些情形，你「不動如山」，即是不為所動。不受影響，山是靜的，靜心面對上述的行為，因為情緒不受影響，心境平和，這正好是一種長壽的方法，所以說：「仁者靜，仁者壽」，也正是這道理吧！

青楓：「不動如山」真的很重要。山也好，水也好，當我們正確地認識它們，便自然地帶出莫大好處，特別是大和尚你把孔子這「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結合到佛教內容來看，這讓我們又有進一步的認識。

焦點

這裡且讓我們特別向大家介紹——

這就是妙法寺一年一度亮相的浴佛焦點之物。這個造型，請你細看，它包含了釋迦牟尼佛出生之時的一些景象！既有步步蓮花的七步金蓮，也有從九個龍頭噴出來的水柱投向小佛像，這教我們聯想到洗滌身心的概念感。

佛誕日又名浴佛節，這正是引導我們要時刻顧及身心健康！浴佛，很有意思。



假日活動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是佛誕，也在回歸之後這天定為公眾假期。有此方便，一些民間活動便趁着這大好日子一起舉行活動。最教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當然是長洲太平清醮的遊行，以及在午夜時分舉行的搶包山。這天，長洲真夠熱鬧了，即使是大熱天時，遊人也一邊手巾抹汗，一邊愉悅地觀賞。

同是這一天，港島東區也有遊行活動，那是譚公誕。今年一條長達三百米的長龍，從東大街譚公廟旁的廣場出發，遊行至電車總站旁的城隍廟。不僅是佛誕日這天，這天之前一連幾天都有活動，而且搞得有聲有色的。我看到廣場前那個用小燈燈結構起來的鹿，有三隻，在花叢中站着。晚上，燈光亮起來，給你一個鹿野仙踪的感覺。不僅小朋友喜歡，我們這些成年人也看得興奮，這就是真正的夜繽紛了。



佛語 (八)

清淨澄明

佛道之人，常聽到一句詞語曰：「澄懷觀道！」觀道，是一種學問修煉，說人生修行亦可，這個「道」字，也可以擴而大之曰：「所有的道理！」佛學中的道理亦然。但「澄懷觀道」這句話，我看重點則放在「澄懷」兩字，——重中之重則是那一個「澄」字，說修行也好，說修道也好，重要的是必須心胸清淨，了無牽掛！這就重要在澄懷了。

崗波巴的《大手印講義》，也說到這個「澄」字，他說——

「心不整治則自明，水不攪動則自澄！」

這句話，是告訴我們，我們的心本就清淨澄明的，不要隨便去攪動它、騷擾它便行了。

住於靜處

我常寫一畫題——靜而後淨，淨生慧！

前些時所寫的一幅畫，畫題上句採用了王維那句「行到水窮處」。他原詩的下句是「坐看雲起時」，我則改之曰：「行到水窮處，坐下來，想一想！」

意思是想表達：如果我們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想不通」的地方，最好就是把心思放靜，冷靜地想想，這樣下來即使問題得不到解決，也可以不再「歪」下去。

《大乘起信論》這一組話，我們不妨好好地看一看——

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風火，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起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于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不可得。若從座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于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

心安然

《永嘉證道歌》裡這一句，相信不少信眾都會看過——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

「禪」無處不在，安禪，也不一定要坐的，所謂「坐禪」，是一句詞語，這個「坐」字是帶有「安靜」的意思，很多時候我們不是聽到「大家好好地坐下來」嗎？這其實就是叫大家安靜了。所以，「坐禪」兩字則是叫我們好好地把心靜下來！——安靜下來就好了，不必理會你此刻是坐、是行或者是在做着其他事情的，譬如你在寫字、寫畫，或者與人家在閒談，主要把心靜下來便好。所以，「體安然」這三字才重要，我們心身安然了，則外間的那些閒言閒語、是是非非又有什麼所謂呢！

修行就是實踐

何謂「禪定」？可以千言萬語解說一番，但也可以三言兩語點到即可。《壇經》裡說——

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着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祇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簡潔，明朗的說法，三言兩語便把問題說清楚。對外境不着相，心便不會亂。不亂，那是心定，即是說，我們要想身心安靜實際上是很明確的，祇要凡事不着相便可。

說明是簡單的，明確的，但如何做到「不着相」？這就是要我們好好地修行了。任何修行，或者說「任何道理」，我們除了真正地認識了解之外，重要的是實踐！——修行就是實踐。

常言說：「我地唔好得個講字！」

得個「講」字，也可以改為得個「聽」字，不要聽了就算、講了就算，必須好好地去消化、實踐，好好地去身體力行。

回望

一九七七年藍地妙法寺 劉金龍中學落成開幕禮

耗資六百餘萬元興建於屯門藍地的妙法寺劉金龍中學，於四月廿七日下午三時半舉行開幕禮。

典禮採佛教儀式進行，先向教主行三問訊禮、唱佛寶歌，然後由校監釋洗塵法師致開會詞，畧謂：陶建先生自接長教育司以來，對於香港教育的施策，及應興應革事宜，都作出了卓著、有建設性的貢獻！今日香港教育事業之蓬勃及隨時代而進步，陶司憲之領導厥功至偉，他的任期原將屆滿，現政府已公佈，將陶司憲任期延長兩年，今後對香港教育前途定有更偉大的成就。

本寺由一九六〇年開山，一九六一年興辦教育，一向本我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發展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為主旨。本校為響應政府發展鄉村教育，增加中學學位而建立的，深蒙政府於一九六九年批准我們建校的計劃，七一年批准一切建築圖則，當年即興工探土打樁，七二年興建上蓋。不幸適值工料暴漲，承建商中途毀約停工，如果依法追究，校舍何時完成，可說遙遙無期。經與當局再三籌商，深蒙當局多方協助和

指示，而我們亦為希望校舍早日完成，於是毅然決定與承建商妥協，另行招商完成未完成的工程，至於遠超經費除由本寺竭盡綿力撥款外，並籲請佛教諸大法師善信大力支持，幸蒙劉金龍居士慨捐港幣五十萬元，李意李敬昆仲合捐港幣二十萬元，諸大護法善信慨解仁囊，紛輸巨款，至現在已付出工程費用計\$6,448.416.29，其中政府補助已撥來款\$3,638.607,89，劉金龍居士及諸大護法善捐\$977.870.00，妙法寺教育基金撥來\$1.831,933.40。為記念各位大居士興學功德，特將劉金龍作校名，以李務本堂命名禮堂，各位護法玉照台銜分別冠諸課堂以誌不忘，以揚仁風，本校的建成，可說是眾緣所成，官民合作的成果，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政府發展鄉村教育和扶植佛教學校之至意！更充分發揮了我們佛教徒的興辦教育的至誠精神，在此謹向政府當局各部門及諸大護法，表示至深銘感。本校佔地面積四萬七千八百四十平方呎，政府地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平方呎，本寺送出私家地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平方呎，標準課室二十

四間，特別室十二間，計有：圖書館、地理、打字、家政烹飪、縫紉、美術、音樂及醫療等室，物理、化學，生物及自然科學實驗室。本校奉准全日制，中一至中七政府津貼。現已辦至中一至中四，共十九班，學生七百餘人，教職員共卅五位。

一九七五年九月以來，該校在校

際各種活動中，取得優異成績。法師均有詳細敘述。詞畢，由校監及校董釋金山、敏智、黃國芳、劉金龍陪同陶司憲移步往校門主持揭幕，並致訓詞畢，由金山法師向陶司憲獻送一幅國畫，學生代表向陶建夫人獻花，黃國芳謝詞後禮成，嘉賓並巡視校舍及參觀學生作業，茶點後始盡歡而散。



教育司陶健為劉金龍中學揭幕時攝影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現貌



瀟之浦

· 馮 馮 ·

(原刊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內明》第六十八期)

一九七〇年，一位日本記者初次發表一幅照片於讀賣新聞，引起物議，此幅照片輾轉被刊載於英美及歐洲報刊，引起不少好奇。專家紛紛飛往長崎，僱用專船，在月夜駛往外海觀察一種無法解釋的奇景。

這種奇景，一件在長崎海外南方不到八十里之處，另一宗則在鹿兒島以南三四十里之海面，是什麼奇景呢？

根據我所看見英國拍攝之紀錄電影片，看見在子夜之時，黑暗之海面，突然放射光暈，類似螢光億萬之聚滙成河，浮現海面，方圓數十里。漸而流轉成堆，漸而幻變成億燈兆火，多如繁星，亦好像是在山上俯視香港九龍之燦爛燈海，所不同者是，香港燈海有各種顏色，有霓虹燈閃閃，有汽車駛行劃出數百條紅光電閃，但是日本海面之燈海則無此多姿多彩，只有兩種顏色，是屬於慘綠慘白的光芒。

根據紀錄片之旁白說明，此種神秘光芒之出現，以十一月十五夜為最常見，亦有在八九月出現之紀錄，每次持續之時間，由一小時至三數小時不等，此種海光，並非新發現，而是自中古以來，即有出現，九州漁民已習見為常，不以為異了。但是直到近年始為世界所知。

長崎我是去過的，却没有能力到外海去看看這種奇景，在長崎聽說日本與國際都仍有人在十一月十五與一月十五兩夜乘船出海去觀看。

我因憶起虛雲長老在其自述中，說過他在清末乘船赴廈門，在台灣海峽月夜看見海面昇起光華，書中語焉不詳，亦無解釋。

我自己之經歷見聞，亦與上類似。

我乘船遊覽日本內海，西達下關，遊輪停泊於關門海峽之東海面。當夜隨遊客夜歸，返輪後不能入睡，時值子夜二時左右，船上全部全部均已睡熟，我獨自徘徊船尾露台，憑欄眺望。

其時海面薄霧，遠處之下關燈光微弱，另一對岸之門司市，亦在沉睡之中，橫架於門司與下關之間之高空大鐵橋上，亦無車輛行駛，該橋十分雄偉，並不亞於美國金門大橋。門司大橋將「九州」與「中國」兩大島嶼相連，好似天上一道虹橋。此處之「中國」係指日本本州，並非指咱們之中國，日本人稱其本土為「中國」，真有意思！

却說我犯了李後主詩中一句「獨自莫憑欄」，在此子夜，天空陰雲四合，細雨霏霏，無月亦無星斗，遠山黝黑，薄霧如紗，有何好景可賞？我却在此依徊不去，心中忽然升起一陣悲哀感覺，又淒涼又寂寞。

忽然海面東邊出現了一片片閃閃慘綠燐光，漸漸越來越多，以致滿海盡是碧光閃動。好似有照射燈光從海底向上照明，一海俱透明閃光，海水沸騰如開水於爐灶之上，翻騰不已。

我大吃一驚，擬奔入船房呼人來看，但全

身癱瘓，無力舉步，有如被釘在原地，想叫喊亦無聲發出。

片刻之間，只聽聞海面慘綠光華之處，周圍數里，一片淒厲嘶喊之人聲，有男子喊殺之聲，有婦孺哭喊之聲，悲慘無比。而海面慘綠燐光紛飛，現出一個無法想象之大悲慘場面，只見不知有幾百艘古代帆檣兵船，在海面混亂碰撞，不知有多少千千萬萬古裝武士在船面廝殺，長矛飛擲，飛箭如雨，倭刀閃光揮舞，血肉橫飛，婦孺不免，不是成為刀下分屍，就是投海而死。烈焰焚艦，濃烟滾滾。鮮血染海，殷紅滾滾，那種慘烈悲壯，無法形容，任何戰爭巨片都不足與之相比。

我看得心中慘怛萬分，淚流滿面，哽咽不勝，我知並非幻景，我知眼前所見，均是真實景象。此一慘象必然曾在古時發生過，只是幽靈不滅，遇到心靈通陰之人而重現，我亦斷非唯一之目覩者。以前必有人見過，以後亦必有人會看得見。

當時我心悲慘驚慌，幸而尚記得唸禱佛號，兢兢業業，誦唸阿彌陀佛，又唸大悲咒，不停反覆持誦，合掌凝視海面異象，但心中亦不知是否有效驗也。

久之，海面之慘狀遂漸淡去，只餘燐光奔騰，予心大慰，繼續不懈持誦，再久之，海面燐火亦漸漸隱去，海中之照明光華，徐徐發暗，最後羣火跳躍，排成一條長長燈隊，火焰

伸閃多次，有如風中燭焰，終於忽然一閃而無影無踪，水面依然霧氣籠罩，一無異狀。

視腕錶，已是晨前三時，我汗出如瀋，至此驚魂始定，步返艙房，解衣就寢，而電燈暗晦，變成一絲弱光，我慌忙再唸佛，只覺一陣陰寒冷風，奪門而出。電燈忽然復明，室內同伴熟睡如豬，鼾聲如雷。我一直心唸大悲咒，不覺睡去。

次晨我不敢提此事，出外再靚海面，了無異狀。

是日遊下關及門司，在下關看過著名之國耻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之地春帆樓，經過一書店，順便過訪，問及有無本地歷史之書籍，店主為一老者，態度甚為誠懇恭謹。問我欲知何一時代之歷史，我乃問以此處下關海峽之東是何地名，是否稱為澶之浦？

「不錯不錯，」老者說：「先生去過啦？」又懷疑地問：「先生看見了什麼？」

我乃據實以告，老人說：「正是澶之浦，本地人都知道的，這種事，常常出現。」

「哦！真的？」

老者說他幼年也見過一次，不過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他說：「去等候要看，却又看不見，很多人慕名而來，都失望而歸。」

「這倒到底是什麼鬼怪呢？」

「這是壽永四年，即公元一一八五年，平氏與源氏在此一咽喉必爭之地作最後一次決

靜觀

每次到尖沙咀香港藝術館看展覽，總是喜歡在每層樓看這「玻璃窗外的風景」。這設計真好，落地玻璃窗前擺放上幾張椅子，讓遊人坐在那裡靜靜地觀賞維港。我們的維港是世界著名的。

方便的就在我們眼前，我們會錯過嗎？放下一些無謂的營役，坐在這裡靜靜地感受

一下，多好！



戰。雙方水師大戰一晝夜，死亡三四十餘萬人，最後平氏全部被殺，源氏得勝，予以取代，成為幕府將軍的源賴朝，下令將平氏餘眾一律斬首，或驅往海中溺死。平氏之母抱持八歲幼主投海而死，幼主即是安德天皇，天皇之母建禮門院君亦投海，是平源之爭最悲慘之一役，自此以後，澶之浦便時有怪異出現。八百年來，時有所聞。」

「哦！原來如此！」

書肆老人找出一書，名曰「四谷怪談」，翻出一段給我看，我連讀帶猜，加上老人用日文英文及書寫中文，一面解釋，可以猜到大意，書我並未買下，只就當時了解之大意記述於下，記憶難免有訛：

「昔者平源最後一戰於澶之浦，平氏水師全軍覆沒，平氏全族滅亡，安德天皇年方八歲，亦被源氏之軍驅往海中，平氏清盛之母池之尼負幼主投水殉難，未及赴水者，無論於戰舟之中或陸上，均被源軍斬殺無赦。一時海水為紅，屍浮滿海，邇後地方收葬，經月而猶未能盡也，澶浦之濱，荒塚四十萬，天陰鬼哭，燐火飛揚，無人敢往也。」

下關有瞽者，名曰保一，寄居寺中，以鬻歌為生，而其精於三絃，復善於歌，尤善唱述古事，故此邇邇知名，唯其人既盲於目，又失雙耳，故人皆呼之為「無耳保一」，至於其失耳之由來，則另有曲折也。

保一並非生而無耳，既以歌名，召者日多，一夕獨坐候召，忽有武士兩名來召，保一雖不能視，然辨其聲，似甚威武，意其必為貴家遣來，計必有巨賞，乃欣然隨去。

武士兩人，挾其登輿，肩夫抬行，行之既久，路途似甚遙遠曲折，亦不悉為何地。久之始達，有奴僕來挾扶，保一雖盲，但可觸覺，聽聲辨物，覺身處深宮之中，聞緞衣悉索之聲，似有多人供役，禮規森嚴。

武士令保一叩拜已，着其候旨，保一覺地板光滑，復有柔蓆，其值不菲，又有幽香陣陣，命婦叩拜之音，復有呵殿之聲，使其驚疑，不知此一貴家為何許人也，意為藩王，亦似無此威儀。

俄而女官傳命，令其唱演，瞽者叩問宜歌何事？上曰：「澶之浦之役可也。」

其聲柔和溫靄，似為老婦，但未悉為何人？

保一素諳此段，乃撥三絃而歌，唱述澶浦戰役。絃音急驟，歌聲淒涼，一時艤舫衝撞，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慘呼悲號，烈燄冲天，屍遺滿海，均似隨歌聲絃音而重現，歌至太后赴水，平氏將軍死難，將軍太君懷抱幼主，源兵圍攻，惶急無計。太君呼曰：賴朝將軍，寧不可免幼主與老婦一死耶？獨不念老婦當年曾為爾乞命耶？

蓋源氏賴朝當年隨父征討平氏，兵敗其父

母愛

有天，在柴灣地鐵站出來，走在天橋上，看到十幾廿人圍着一棵檳榔樹細看。

我好奇，也上前湊個熱鬧，原來那樹上有一個鳥巢。一隻母鳥正在用心地照顧着小鳥，可不理會看熱鬧的人群，那份「母愛」太使觀賞者動容了。母愛在人間嗎？不，眾生都有那份慈悲愛意，讓我們好好珍惜。



被殺，賴朝被俘，年方十四，平清盛下令斬之，太后池氏憐而求赦，始得保命，二十年後，源賴朝兄弟將兵來滅平氏，盡戮平氏，賴朝竟不赦恩人，置若罔聞，聽其投海而亡，人間悲慘，何過於是？

瞽者歌述池氏懷抱幼主，投水赴難之慘狀，形容盡致，合座初而寂然靜聽，繼而飲泣不勝。室外武將亦無不淚下失聲。內外悲泣良久，上座喞曰：「止矣！明夕再歌可也。」令予厚賞而遣之歸寺。

翌日，寺僧見瞽者精神萎頓，怪而問之，瞽者初不肯言，僧曰：「觀汝鬼氣至深，必為鬼物所惑也，若不肯告，衲何由救汝也？」一聞是言，瞽者大驚，乃據實以告，並曰「吾師救我！彼等言今夕當再來也。」

僧曰：「此輩必為平氏冤魂，汝所往必為澶浦荒塚也，所謂主上，其為池之尼歟？」

僧乃以符書於瞽者，囑其入夜若有所聞，勿予作答，即可度厄。僧所書「佛」字，遍及盲人全身，獨忘書於其兩耳。

夜半更深，兩武士又來召瞽者，遍尋不見，暴呼保一之名，瞽者不敢答也。謹遵僧言，緘默屏息，靜坐以待。

武士覓之良久，忽見兩耳，乃曰：「在此矣！得此亦可復命。」隨即割取其兩耳而逝。保一覺疼難忍，俟其無聲再返，始敢呼號求援，寺僧持燭來視，則見瞽者失去兩耳，倒於

血泊之中。

僧急為救治，曰：「吾之過也！」

瞽者失耳後，聲譽更隆，召歌者倍增，人咸以「無耳保一」呼之，而澶之浦怪異時現，下關人所盡知，無敢一往該地也，下關產蟹，壳現人面，或曰此乃武士精魂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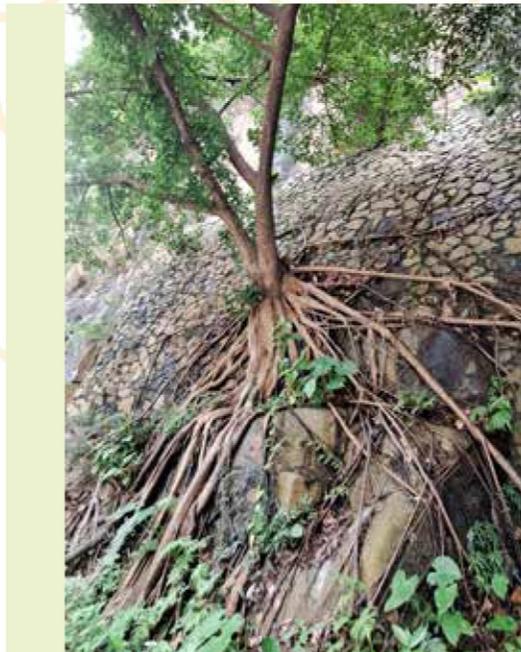
以上是我依記憶重寫，與原文自有出入，只得其大意而已，此事我不能再以文學故事視之。

或曰事將千年，焉有鬼魂仍在作祟？下關今已是工業城，海上輪船何只千百出入？我亦無法解釋，為何會有目睹之異象。

假如我所見異象與長崎及鹿兒島之異象為同一類，則亦或可以此解釋該兩處之海上奇況，可惜我無機會去實地觀察，而紀錄影片上亦看不出有何幽靈現象。姑以之存疑而已。

美加刑事偵探術，已有採用特製之紅外線攝影機，可於夜間攝得不可見之人影，亦可於兇殺案之場所攝取照片，雖事逾數週，所攝得之空地上亦會出現死者之形象，甚至可攝得兇手當時之殺害情形，形象模糊不清，只可供參考，未能作為法庭佐證之用。據科學解釋，此為一種未盡散之「能」或「熱」，仍留原處之故。若然，則未可視「靈魂」為迷信也。

下關市上日本料理店，有「人面蟹」出售，相貌兇惡，據云味美，但少人問津，吾等素食者更不敢問了。



生命力

每次經過這些在斜坡護土牆上生長起來的榕樹，都會禁不住拿出手機拍上幾幅照片。那是真教我們感動的「風景」，當然不僅是為了「風景」。

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生命力」。這些榕樹在少少泥土中掙扎地向上生長，那頑強的生命力，就給我們很大鼓勵，如果你在生活遇上波折，我建議你多看看這些充滿生命力的樹木。



水墨畫？

每次看到這牆壁上垂掛的「炮仗花」籐枝，總有一份看水墨畫的情懷感覺。

它那疏落的枝條，彷彿寫國畫者用毛筆勾勒出綫條，然後用濃墨壓上幾片「墨葉」，一幅帶出空靈的畫圖便由此誕生。

這是「寫意畫」。在大自然裡，如果我們用心地細細觀看，是可以看出一幅又一幅醉心的「寫意畫」。——是「寫意」還是「工筆」？悉隨尊便，任君選擇，大自然裡這兩方面都顯得豐盛。就祇看我們的喜愛吧！一次有幾位畫友在爭論：是寫意畫好呢還是工筆畫較可取？

他們爭論得熱烈時，回過頭來看我，是想知道我的看法吧？我，忽然想起惠能大師的一句話：「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香港，何「文化沙漠」之有？

上世紀中葉，經常地聽到一句說話：「香港乃文化沙漠！」

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也會覺得多少有點道理，就因為殖民地政府對「文化」以「放任」方式出之，特別是對有關我們有優厚傳統的中華文化，更以「放手不理」為取向，表面的、好聽的說法是「不干預」，讓你自由發展，實質呢？是「濶佬懶理」，由你自起自落、自生自滅，這樣做法有道理嗎？作為政府，應該負起提携協助責任。在「放任」的大前提下，於是香港成了「文化沙漠」。進入二十世紀的後時期，社會形勢不同了。在「審時

度勢」之下，慢慢地「重視」起文化來了，最主要還是民間的自發力量而使到政府不得不重視起來。

香港對我們自家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在書畫方面，從實質上看真真正正的是從民間做起，民間裡一些有心人，無私的貢獻教我們感動。像長期以來在香港藝術館的「虛白齋」的藏品展便非常突出，是有心人——大藏家劉作籌先生的無私奉獻，每次到藝術館，必然是為虛白齋展館而來，最少也列為必到必看的地方，展出的作品既豐富亦具價值，特別是在傳統文人畫方面，教參觀者獲



益良多。

有一點也是必須一提的，主策者用心甚好，圖片說明、作者介紹做得很細緻。

我這樣特別推介，也不僅是指一個虛白齋展館，而是每次各項展出，在文字介紹上都做到此等效果。這就是工作人員的認真，也感激他們辛勞地搜集有關資料。

好了，我說「香港何『文化沙漠』之有？」這是最近看到「香港藝術館藏品展」而帶出的自豪之言。你無論是香港市

民還是喜歡中華文化書畫的游客，這大半年時間一定要抽一天半日到尖沙咀藝術館參觀參觀，有三個以藏家的貢獻而籌組起來的展覽，是非常地值得觀看，更想說的一句話：「不宜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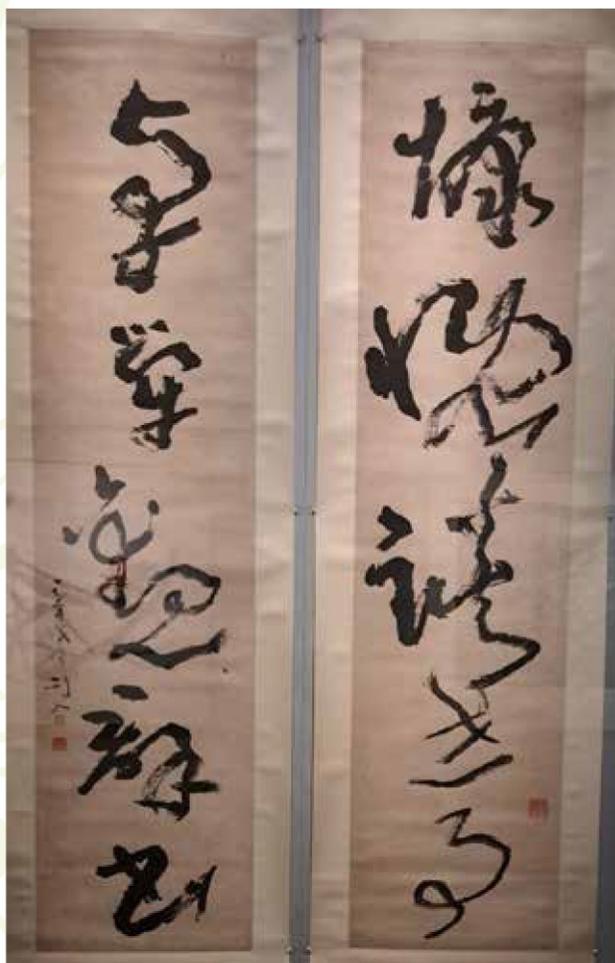
第一個藏品展，是吳冠中贈與香港藝術館的精品，主題是「黑·灰·白」，突出吳冠中的作品風格，很值得細細觀看。第二個是以「不似之似」作為主題的「靜觀樓藏品廳」之展。這是大藏家黃貴權醫生



的奉獻，他的攝影作品，以及他的書畫藏品，他在二〇二一年起捐贈一千一百組靜觀樓藏品給藝術館作永久收藏，真真是大手筆呀，他藏品豐富且是以一個本身是藝術家的角度去挑選作品，這是難能可貴。這藏品展絕對的不宜錯過。

同樣是大手筆而又不宜錯過之展，是至樂樓藏品展。這是大收藏家何耀光先生的無私奉獻，他生前以自己的個性收藏了不少書畫精品，後人何世柱先生便秉承父親的遺言，把這一大批甚有價值的書畫藏品捐與香港藝術館作永久收藏。今次除了藏品介紹之外，館方主策者還特地辦了一個「解構書畫裝裱」的主題展，這是一舉兩得之展，我們同時可以了解到傳統的書畫裝裱是什麼回事（有實物展現，不是得個講字）。

這又是一次不宜錯過之展。你看，今天香港何「文化沙漠」之有？祇看我們自己有沒有真正地、好好地去接觸。





笑與哭

笑與哭，這兩個字真教人一看便留下深刻印象。很佩服造字者的創意。「笑」，拆開來看是「竹」字加「夭」。原來造字之意，竹被風吹過的時候彎下來就好像人彎了腰，我們常用一句詞語叫「笑彎了腰」，這就是笑的形態動作。所以用這「竹」字是很有意思的了。下邊又為何配一個「夭」字，先說明一點，「笑」字本來是「竹」上下「犬」的，是「犬」字而非「夭」。自古以來，人犬關係密切，狗的「搖頭擺尾」，也正是表現高興的樣子，所以起初這個「笑」字下邊是「犬」。後來寫作「夭」，除了音意之外，「夭」的形態也像一個人「笑彎了腰」的樣子，所以改了。

笑字之初下邊既是個「犬」字，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何以那個「哭」字下邊也是「犬」？對了，什麼原因呢？

原來，狗的哭聲也是很淒涼的，那嗚嗚之聲我們聽了都有一點悲切切之感。犬的大聲狂哭固然很教人動容，即使那低迴悲泣，也令我們心戚戚的，所以，「哭」字下邊用「犬」便很有道理。

看着這個「哭」字，忽然有個問題想起來——何以「哭」字上邊是兩個「口」，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橫排兩個「口」，本身是一個字，音「宣」，本就是痛哭的意思也。

成大器

好了，初步曉得「哭」字之來歷，又忽然想到：那個「器」字又是什麼回事？整整齊齊的四個口，而中間又是一個「犬」字。

首先我們要曉得，在古代盛載物件的器皿是很重要的。四個「口」，是指器皿之多，方方正正地擺放在四角，你說東南西北四方也可以，可見「器」是既多而又莊重。在古代，祭祀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器皿便很重要。

你看着這個「器」字可能也會好生奇怪地問：「咦，點解中間又會放一個『犬』字？器皿與犬有關係吧！」

——有關係，而且很重要，犬是忠誠的，緊守崗位，這些器皿由牠看守着不是很好嗎！